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八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論九首

新都講業論

余師事舊史氏喭然尊古而卑今陳叔子講業新都
屢滿戶外余因江民瑩紹介交叔子驩會二客稅駕
叔子之門分席而據上坐則所謂白子高黃山甫也
子高目攝叔子獵纓而語曰吾聞雲門之瑟不從鄭
聲狐父之戈不錫牛矢先生屬書離辭必以古人爲
鵠遂爲藝士嗃矢斐然鄉風世儒誆誆或不見是豈

不以所負者大所用者小邪漫衍無家執若功見言
信先生勉矣叔子避席曰曲士溺於所聞幸得奉教
于君子雖口吃願術其平生之言守生三年先文學
載守入括比還縣輒指所過城邑名之先文學謂少
子才使守受春秋仲兄所雅不喜刺說卽縉紳先生
有所論著猶或竊竊然心非之修古之謂何胡爲乎
蹇淺而溺於法度年十二省先文學沁水編讀舍中
藏書咕咕喜曰嗟乎睹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文在茲
乎出關而南籍名縣博士不諧於俗言必稱先王諸
生羣然相詬曰子爲文必庖犧氏南面而立以科斗

教天下任蒼頡諸君典文章是子登庸遇合時也而
海內二三君子方索守巖穴之下寔然若聞足音且
彼皆有名公卿莫爲先談而得一眄恨無繇死知己
耳及仲兄強仕親有常珍且家世受經有兄在不失
故業守可洗洋自恣矣有頃上書請去博士籍知交
大以爲望擁闕百端退而深念曰學者誦法古昔去
之千歲其人若存世儒擿埴冥行而不軌於正遂使
卑議塞路謂後死者何守知所以卒業矣日暮塗遠
而持論益堅行年六十終不能化丈人不知其驚下
將使之駕說以干世守則安能謹謝客山甫曰昔之

誦不朽者左言而右功子徒以堅白鳴非上務也鄒侯而下豈必辨有口哉叔子問曰鄒侯與漢視房杜趙普孰賢曰鄒侯似賢彼且鴈行而兄事之矣然則後之作者視賈誼相如孰賢曰賈誼相如升堂入室其後皆不及門也叔子曰客言是也由漢以來立功立言者宜莫如鄒侯賈誼相如異世方之功則兄弟也言則父子也此左右之驗與言之不立則守之耻也豈必尚功子高曰以豨韋氏之流視今之世其孰能不波誠有味乎莊生之言矣仲尼繫易豈不能爲斐里之辭哉篤於時也子爲高論將謁賈誼相如且

暮遇之入郢而見冥山不近人情矣涓人市千里馬而居其骨千金骨雖竒終不可以服駕吾子屈首挾筴猥云獲古人之心是馭駿骨而日行千里也叔子不應負墻而立道昆進曰若客所云必倍邯鄲而守故步乃爲得已不聞楚人之處莊嶽者乎語曰在則人亡則書書者古人之成跡也踐跡而行不失跬步化邯鄲之屬矣古今猶齊楚也其相去遠甚語楚則楚語齊則齊繫所習何如耳李獻吉雄峙北郡襲漢舊而潤色之卽不能與漢士並驅其視輓近世所爲直土梗耳是語固可使爲齊步固可使爲邯鄲也故

曰踰驥之馬亦驥之乘陳叔子是已奈何以拘論少
之山甫曰大夫謂多識前言往行之載猶可陶鑄古
人敬聞命矣且叔子何不爲典墳丘索安事漢邪道
昆曰不然余小子以禮樂發家請借樂爲喻夫蕢桴
土鼓音之起也三墳是已大章咸池德之成也六籍
是已流商刻羽音之疏也賈誼相如是已從其朔則
文未著象其成則德不讐無寧道古以比音不求合
于里耳此叔子之所服也子高曰賈生壽不得長相
如病廢顧二子爲文甚盛後世誦之不衰叔子結髮
屬辭訖于白首所就業豈不多邪何董董也道昆曰

楊雄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不久則其積靡也不深昔人有言不斑白語道失非虛語矣叔子始爲鮑謝旣而爲建安季年乃去之漢然猶強學不倦絕口不稱能退然不居將必止乎其域彼其抱咫尺之末伎若揭日月而行是特未睹大方耳二客瞿然起曰居邑中不能就有道非大夫安得聞繩墨之言遂卻席坐隅願季爲叔子役

上計七論

酒德論二首

伯子舍都市中門下客數被酒門者叱曰客恂恂者

如亂何伯子曰客休矣世之恂恂者豈少哉其中既盈一旦而替常度皆亂也酒清而不飲居有常矣及修爵無筭以淫繼之莊者媮訥者辨婉婉者暴戾罄折者務上人則酒亂之也士未得志居有常矣及其門高廉遠肅客而不下堂則富貴亂之也學未卒業居有常矣材美既具皦然若揭白日而載諸市朝則才亂之也功業未建居有常矣及其身有社稷之伐威震主而不知則功伐亂之也以富貴亂者亡以才亂者殺以功伐亂者危其爲酒禍一也方其未亂見亂者於其側彼猶然非之及其亂也亦既見非於人

矣彼不自知其爲亂也之數者果召亂乎哉無亦人
自爲亂耳故酒可亂崇伯子不以儀狄而貶王富貴
可亂鴟夷不以七策而近殆才可亂周公不以多材
而驕吝功伐可亂伊尹不以阿衡而自功語曰虛其
心實其腹虛則無我實則有容庶幾乎不及亂矣其一
昔都人之飲客者非葵不甘比年鬻葵者半至人謂
中山以下若吳醴楚瀝其地屢遷將葵有遷德邪何
今之葵非昔之葵也余居葵且久茲嘗習之卽今之
鬻者未必皆良其良者猶故耳始都人無善酒必以
葵爲上尊頃之則酤者良矣其後王公貴人鬪其供

具監六物而求良焉卽婺之良曾不以當醴醖況染
醜乎哉余聞弘治中羣臣奉職無闕退朝則相與講
業故文事興今上端拱而治百執事無夙夜之勞
日飲而醉二參故酒德茂此治徵也楚好戰故堅甲
在楚韓好兵故利兵在韓然則今之所服者必楚之
甲韓之兵也婺何有焉

其二

憤論

初韓侯善某子甲同人爲尚書郎某子甲不樂居舍
中察韓侯意得乃詭曰公何意得也今之起縣令者
執簡而入持斧而出音非公等哉彼方高視青雲無

人乎五步之內何赫赫也公意得者何也韓侯笑曰
子以目從人故多赫赫吾方陸沉者也卒然遇之曾
未得其面惡覩赫赫邪無何某子甲以憤死伯子曰
嗟乎是不祥人也是且有無上之心不死何待人臣
亦以其官用職耳能任其職陸沉猶赫赫也不能則
猶陸沉也於赫赫何慕焉即使彼得赫赫者官之加
郎吏一等矣歷階更進其爲赫赫者紛如也彼難乎
爲下無寧一蹴而盡九等乃愉快邪即得先登亦必
無上而後可耳乃若挾筴而老諸生曾不得當一縣
幸而與之縣心勞課殿謂當世不譽何使快快者居

之無死所矣客曰唯唯汨羅長沙之死非憤邪何君
侯樂誦其言也伯子曰此世憤者之爲也使徒慕高
位而憤則其言朽矣然亦奇節之士而不可概諸中
庸椒蘭絳灌之流其罪不浮於季氏仲尼之去魯何
遲遲也客曰善乎使熱中得聞此言不啻飲冰矣

善仕論

舍人病郡中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
方納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伯
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
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

中用事者之驩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裘不褐且偃
僂若不勝衣而公木強三也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
其心所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蹠可譽也公務察察
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
而釋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
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癢疣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
然子將割癢疣而修我矣癢疣則生割則死癢疣不
猶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
惡駭國中吾不幸而癢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扱衽
饋餉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倚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

笑曰嗟乎唯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讓名論

伯子問京兆尹曰新安保界山谷其人褊心仕於四方輒齟齬公所至遇合未嘗失人亦遵何德也公曰僕亦猶夫鄉人也惡能事人吾直以禮讓事之耳今之同國而治者非四海九州之士乎哉誠得長者與俱宜無不可使不皆長者吾以不肖之心應之彼將求多矣夫以聲利博者勢不能兩雄不雄則雌雄則受忌此兩者皆禍也吾務折節爲讓唯彼所先注名則歸之名注利則歸之利無用博也客曰讓利則聞

命矣耕者耻無獲士耻無名名何讓焉公曰讓名急
矣人情不趨利則趨名趨利如蠅趨名如虎彼且就
就而欲之往則逢怒難與相持矣且瑕疵人所時有
也彼齋壁而賈吾以其不足者窮之憾也瑕疵掩矣
彼之賈且倍而吾出堅白者以震之憾也二憾釋矣
方以彼爲得我而以德色居之憾未已也釋此三者
其有伎心者幾希故讓名則名完無人損矣譬之耦
而爭道則蹶一人後已而先人則俱濟終身讓路不
枉百步此知化之言也伯子退語客曰吾觀鮑公温
温者也今聞其裏言矣夫禹功盖天下帝兢兢然猶

以不伐命之讓也不伐則莫與爭矣讓不亦宜乎

取予論

伯子曰昔余聞伊尹以一介取重心嘗易之嗟乎此
唯伊尹能耳今之以玉帛來者非萬國之長令名之
士乎哉載牘而行望門而謁旅幣何紛紛也彼守官
若處女無因而至輒閉戶絕之及其投人也若委諸
壑人情亦取易而予難耳彼何心哉孟子曰取傷廉
予傷惠傷廉者名惡傷惠者義章賈廉而辭惡固吾
所急卽有過而誦義不衰吾其猶可被此名也此操
毀譽之心也不取則人將德我不予則人將讐我寧

務樹德無務樹讐此操怨德之心也夫取予一塗其
操心多矣卽有緩急寧能信其無二三邪毀譽怨德
不入於心故有一德得國而仕則去湯而不以爲貳
放太甲而不以爲不臣此由畎畝來者也世方挾其
不取浮慕伊尹直將伯仲見之是爲伊尹優也得其
一祛猥自以爲類尹不亦遠乎嗟乎夏蟲疑水不傳
於火卽貌伊尹不類猶賢於貌桀者也吾何問焉

驟進論

天官簿上計吏罷二千石以上若干人二三大夫坐
驟進免大夫有民譽人以爲菑伯子曰大夫何菑驟

進菑也不觀場師之樹槩乎齡年而植十年而拱百年而高十尋朝樹而暮拱焉此不祥木也人有斗酒一舉而醕其能任者幾何藉第令徐徐不終日而盡矣已則不任人則以爲不祥惡用驟也大夫春秋盛矣且方以才得民使其待日至而興量已而後進高位將焉辟之彼顧皇皇於日暮之間而趨世以幸其捷是自爲菑也乃今簿責所急者非墨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大墨起矣今之以墨見察者竊鉤者也大夫之多譽謂其無竊鉤耳務進而不軌於正是竊國之類也在王者無款又何菑焉或謂世以拘格論士

非所以遇異材使果材邪驟可也惡用格哉余嘗聞
用人如用兵其法一也五步則止五伐則止非司馬
之揖讓乎不共命者有刑而後可以無敵法也李陵
簡師深入不旋踵而困匈奴法非矣今之愆步伐者
不爲不多而猶將廢格是將爲陵之師邪抑三代之
師邪

卻車論

方仲子棄儒術以長裾客王門王善其不羈比之東
方朔旣又不樂居侍從去而爲方外之遊數被酒箕
踞而歌卽遇莊士貴人不爲禮人以爲狂仲子笑曰

昔隣媪夢黃衣人自帝所入吾舍中桐始降桐天之
謫狂人也余居郡中則仲子杖屨來謁相與持論多
負俗之言語之以所未聞其應如響嗟乎誰謂仲子
狂哉仲子且行余爲之具車徒負綬以俟仲子謝曰
桐躡躡來亦躡躡往耳顧得聞長者之言於桐足矣
惡用車於是侍史次賓主之辭以尺牘進余高仲子
之義繫之曰卻車云

客問主人曰昔在外傳幸得與君侯俱君侯有言轂
不必朱丹裘不必狐白今君侯之軒冕盛矣無亦染
指而甘不能忘鼎實邪主人謝曰非客不聞此言客

振我矣昔馮驩彈鋏而居代舍猶能以孟嘗顯諸侯
僕三十而乘軒視代舍侈矣曾無一說士之烈詔祿
之謂何顧未有以效吾君終不以軒冕畱也客曰若
是則明君臣之節矣而君侯又言諸子悉使之學稼
無挾筴以干有司不亦左乎主人曰然僕嘗言之矣
澤雉受飼於人柰何以飽而揚去及其雉也斬其子
無畜于樊中其愛子賢於愛身也今之仕者豈不難
哉獨行者身危巧宦者名惡擇地而履則跬步無所
容倒行逆施不旋踵而議其後要以失得相乘無兩
可者也夫齊王不以千乘得譽夷齊不以匹夫貶賢

出終身計之在此不在彼章章矣里父之舉子祝之曰必富貴亢吾宗其於一切名行不啻越人之視章甫耳僕之愛子甚於里父故擇術而授之何謂左乎客曰唯唯家丈人之授不肖者如君侯言信矣客曰古人待詔金馬門揖讓人主之側猶云不得志而自託于陸沉君侯束髮而對公車得居闕下者三歲耳棲棲郡縣人將謂君侯不堪何樂此也主人曰客言過矣人臣之事君事也入則論思出則撫字于二者何擇邪使之抱關則疆場吾事也使之乘田則芻牧吾事也惟所命之耳不共是懼何敢讓勞二千石古

岳牧之任也 天子以襟帶之國出手詔詔之是將以季布汲黯使臣矣乃今孳孳在民曾不能一當漢吏敢謂勞乎客言過矣客曰余觀論著之士亦師心爲能耳而君侯雅言師古則庖犧氏何師邪主人曰不否庖犧氏不師此聖者事也豈爲書契哉宮室衣裳耒耜舟楫之利皆古聖人創法而百世師焉後聖有作不能易矣語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讓聖而不居亦惟無用作也藉令挾喜事之智而干作者之權去宮室屏衣裳舍耒耜舟楫其能利用者幾何使不師古而以輿爲戶以履爲冠櫟木爲舟剡

木爲耒其不利也必矣故論說必稱先王制器必從
軌物古人先得我心師古卽師心也倍古而從心軌
物爽矣惡足術哉客曰有味哉言乎使桐葉遠遊之
志居北面者三年庶幾不失正鵠今不能也客曰桐
少而周游探七十二君封禪之跡茲入楚登大嶽其
鉅麗等乎介丘然而古者不封至于今始顯何邪主
人曰山川地之紀也其隱顯天之時也邦畿且然何
論封時三河王者之更居也而勃碣之間有名都焉
岱宗天子之有事也而大嶽之上有祠事焉亦各以
時顯耳由今視後則升中之域闕乎一隅者何可勝

紀何有於七十二君客曰嗟乎山川且不能違時彼
于時以求顯者非夫也敬聞教矣

客曰桐得師祝融之墟實其言則不死之藥可得君
侯能從之游乎主人曰吾聞之吾師其言生死也辨
矣生死者晝夜之說也生則有死晝則有夜天之經
也天地且不能不毀而况藐然者哉曲士徇生則冥
靈爲壽達者通物則彭祖爲妖吾師方以陰陽爲玄
牝日月爲刀圭億萬爲春秋宇宙爲終始其所謂不
死無爲此拘拘也拂天之經而幸須臾無死將焉用
之客曰幸哉桐之得聞此言也猶河伯之逢海若也

大曰伸
卷之六
得觀大方矣高陽氏曰依古以來一而已矣儒者擅其門戶在老氏則麾之此衛道者之心也然而仲尼獨嚴事老子儼之爲龍假令讐異已而求多焉進者懼矣方仲子出儒而入老猶可概諸中庸使得教父而事之此龍德也他日能引道德之繩墨則余願爲關尹焉

說六首

形家塗說

地以理言分之則條理也合之則文理也關之謂乾闥之謂坤一陰一陽之譚道坤之象曰地勢坤故地

以勢爲上有丘里之勢有州邑之勢有閭都大邑之勢有天下之大勢勢輕重也善乎考工記曰審曲面勢故回面內向則勢尊反面不歸則失勢天地盛德之氣始于西北而盛于東南黃河圻海內而中分之其始河流歸東北則冀州多聖帝明王其後改而趣南於是乎東南盛矣昆侖三分而出中爲中條左爲北條右爲南條中條則由陝西而河南江北盡于山東北條則由山西而盡于北甸南條則由滇蜀粵閩汰江浙而盡于南甸中條則陝西一都會也涇渭交殺而函固矣自伏羲以及文武周公產焉秦之彊漢

之盛都焉自開而南四達猶唐肆也其產則神農成湯漢高光宋藝祖及我太祖世宗盛矣都則成周有道之長卒於不振東漢亦如之有宋滋甚何以故房皇斥而門戶䟽也爰及山東則濟上爲峽南北分小建瓴而下海內無雙表以泰山浸以東海決決乎大矣是生尼父萬古一人其徒三千此焉淵藪要以孤懸而藩垣不密直遂而振臬不嚴以故師道雖尊當衰世而沉下位有以也北條則堯舜禹三聖迭起揖讓而致太平元凱畢登斯爲極盛由前則黃帝起阪泉之野由後則文皇起太原皆是物也北平之都

自遠而元開我 成祖王氣蒼鬱垂八百年周京漢
都方斯茂矣南條則成都沃野千里斷以劍閣東以
三峽拒以瞿塘亦一都會也古史稱顓頊高陽此之
自出鴻荒渺邈未可明徵其後則昭烈偏安曾不足
以當鼎足謂地靈何江西漢陵炎劉之陽燧也他若
南粵閩越南楚東吳割據一方終於艸竊宋旣南渡
乃都臨安至若六朝遞都建康未能混一及我 明
掘起肇基可容定鼎南都天日重朗則開闢之始也
儒者若濂谿天子徽國文公東越文成此皆聖人之
徒輓近世始出春華秋桂無亦將有待乎故天運有

疾徐地運有先後時有蚤暮世有污隆南條自漢以前未通中國乃今文物獨先桂樹冬榮則東南不終闕矣

李季子字說

李長公有丈夫子三人伯曰某仲曰某皆長公所字且以昌阜斬之者也季子台禎年少耳長公見季子且謂余曰禮不冠不字余斑白舉季卽他日筮賓而命之字安得如君侯賢願君侯字季余惟三台爲星者六其上則君相當之其曰台禎則命世之符也長公有輔世之德昭而未章余觀伯仲之間蓋斤斤乎

濟其美矣季子生而茂異且有貴徵然則修長公未
畢之業見於世而章之必季子也遂字之曰章吾云
客曰星辰者天之章也賢才者國之章也卽季子如
君侯言其爲章也大矣豈惟章世德已哉余善客言
能開余之不逮因操牘並載之

冠劉生字說

稷契事堯其後皆有天下堯天德也顧獨舉天下官
之卽祖述不可勝窮世澤謂何耳漢受火德故曰炎
劉史氏本漢之所由興蓋堯裔也漢自布衣起誅無
道秦絜其成功湯武瞠乎其後揆厥攸載肇自放勳

唐哉皇哉始非虛語劉生始籍名博士余爲之更名
建炎直指君冠劉生則謁余字冠者劉生席故業當
明時余將以舊德修之願毋忘其本始於是見之容
位字曰肇勲嗟乎漢享有道之長伊耆氏之遺烈也
徼其光四表格上下乃壹稟於欽明唯欽則明唯明
則遠大哉堯也罔敢不欽何有于逢掖劉生受詩三
世矣緝熙敬止夫非文王所以造周也與哉昔人有
言文王得統於堯徵是而信劉生勉矣

吳虎臣字說

昔召虎乎淮著疆理旬宣之伐詩人多之今淮海當

天下中蓋輻輳之區襟領之圖也藉令謹守欽虎寧
詎能乎吾鄉吳次君產淮海受名於其先考命曰守
淮會余東游則就余問字次君負一荆緱劍足跡徧
名山大澤間視千乘之業脫屣去之尚安事守顧獨
悲歌慷慨翩翩然有節使風至其睥睨三事枕藉百
家庶幾乎矯矯者矣夫忠信禮義儒者甲冑于櫓在
焉莫非王臣何論草莽劇孟以布衣嚴于敵國况不
爲孟者哉余因以虎臣字次君次君敬諾

茅平仲字說

漆出大隗山鄭水也鄭公孫僑得鄭孟子少之執政

若公孫僑不失爲古之遺愛持議者猶然見察非霸
心邪霸者急人知其民易德易德則難繼難繼則易
窮何以故不平故也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民
不知假之以時在宥而天下理矣故天不以貧者而
輟寒地不以勞者而輟嶮日月不以勤動而輟晝夜
王者不以衆庶而輟崇高平也今之從政或處而冠
不者率以婦人之仁干譽百姓卽解衣推食其能濟
者幾何授之田里教之農桑雖有不齊率鮮凍餒此
之爲德寧有窮乎衡不以錙銖爲明水不以一漑爲
利蓋得其平焉耳余客京口則茅仲子從余游仲子

名溱學孔孟而將從政者也仲子知大體余故以平仲字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仲子勉矣

黃宗玉字說

往余推轂閩士首黃金之于時口屬大將軍逆爲上客余辟其子尚溫爲掾旣從入司馬門全之故字尚溫未善也余命之曰宗玉字乃更其後出爲頓榆丞徙王官不就亟歸子舍庶幾逮父季年茲將父命謁太函請余爲故字說余惟天地之盛德曰溫厚聖人之盛德曰溫良德之基曰溫恭教之首曰溫直溫其如玉則君子比德于斯要以溫不徒溫爲嚴凝爲良

爲然爲直相輝相濟參和不偏玉亦宜然其溫也爲仁其栗也爲義栗勝溫安取擇溫勝栗安取廉藉令無瑕何可宗也而翁樞衣北面折節而從吾游溫矣至其睚眦大將軍之上叱咤諸賓客之間麾綈袍棄軒冕不啻脫躡去之一何栗也宗玉治三尺習六書屈首若諸生溫矣丞卑卑耳顧乃蒿日菜色衡命緩征民間聞所部督過之一朝而輸筦庫者溢于期會又何栗也吾子服吾字久矣夫復何言雖然吾非玉也則亦非礪也猥云瑟瑟睨者指其不然何所詆之溫不足也吾字伯玉乃今而始知非吾子宗之人其

鼠腊汝矣匹夫懷璧罪我之由老氏有言不欲珞珞
如玉碌碌如石斯其玉質而石章者也宗予者其以
是而守吾宗

太函集卷之八十四

太函集卷之八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雜著十三首

七進

六月戊申襄國人從諸大夫待命王所願得蒲伏廷
下呼千歲者三謁者曰王令國中毋賀臣何敢以聞
其皆獻狀得當王者入之皆曰敬諾客有少年而綠
幘者自稱客卿脩容而進曰翼軫之野江漢湯湯導
嶓冢疏滄浪尊齒乎四瀆鉅儷乎三湘爾乃陽侯汜
濫河伯翱翔滔滔方至沆瀣汪洋斯固七澤之上游

三澁之舊疆也王於是稅輶輅從餘艫揚桂權而蘭
柀葺荷蓋而葯房騁南風之五兩牽中洲之衆芳乃
命舟牧競水嬉僧徊乎大堤之曲容與乎木蘭之陂
結江妃之雜佩鏡游女之蛾眉獻令顏而豔朝日發
清商而歌銅鞮心愉目成愴兮忘歸斯亦行樂者之
上務也願效之王謁者曰此流連之樂先民恥之謹
謝客客有服縵胡之纓者以軍禮見謂謁者曰方城
之山保界楚都睥睨干雲馮陵太虛北縈宛洛西掩
荆舒夫固禽獸之蓋藏田獵之隩區也王于是弋右
廣簡車徒申七伐戒三驅房肅慎服昆吾養由騶乘

造父奉車轍跡窮乎采阻兔置列乎方隅飛者飲羽
走者中龜獲車既實營窟爲虛割鮮饗士行炙休徒
課功班賞其樂只且其斯爲楚之田也願效之王謁
者曰王服光訓無作禽荒謹謝客於是方外司馬歷
階而進曰謁君不聞大岳之鉅麗乎延袤千里其高
萬仞豈惟東有介丘西有太華而已哉其上則揭神
臯封帝時赤城霞起黃屋鱗次茲固帝子之所都匪
吾人之攸憩王其齋祓將事命法駕而登之謁合宮
陳量幣祀太乙饗上帝秩節脩廣樂備就離宮禮方
士揖浮丘進五利求刀圭之靈藥操玄牝之高議探

鴻寶而鈞玄仍丹丘而久視楚之冥靈不足言矣王欲之乎謁者曰王有玄德不遑采真之游願客更端耳客曰南有崇臺其名章華其始築也負土爲丘荷畚如雲國人畢作積歲而成仰窺無極俯視無垠王於是受列國之聘秩九賓之筵庭實旅百紹介而傳主歌肆夏賓奉周旋旅酬旣畢禮洽情宣爾乃傾盎齊御羶薤法酒徹曲宴張脩爵無筭酬酢相忘二八更進四坐如狂此亦方國之壯觀王者之盛節也願效之王謁者曰先王受社務敦朴爲列國先謹謝客客曰江漢之都楚材在焉顯則隆中隱則鹿門蓬戶

可棲石田可耕或在蠱而高尚或在屯而經綸皆能
振玄風於猷畝流令譽於汗青山靈有闕遐軌斯存
千載而下惡謂無人王能從之游乎謁者曰僕聞聖
作物觀 太上以之乃今之顯者或依日月或附風
雲大抵皆楚產也即有雋俗之士豈終巖穴而已哉
客休矣客曰昭明之爲太子也稽古而脩文事結客
而臨高臺多士景附厥有鄒枚莫不持雕龍之辯負
揆天之才相與收菁華於往籍講同異於高齋斯亦
諸儒之所膾炙藝士之所取材者也殿廷之西遺構
在焉王幸而臨之開著作之廷進逢掖之士挾筴而

稱先王操觚而奏長技斯亦惇史之美觀不朽之盛事也願爲王誦之謁者曰王懿文德猶折節於儒生庶幾乎中王心矣郡大夫曰未也天子起郢都踐大寶漢沔之區方諸豐鎬春臺熙熙康衢皞皞矧宗國之孔邇懿親之有道者哉爾乃化溢海隅同符首善在宥而理奏假而勸被髮革心雕題回面即華胥之治曷以尚焉唯王淵塞在中宥密成性言中國經動遵憲令齊民被乎膏澤庶吏及於寬政然且踰年始壯春秋鼎盛皦若初日之出東嶠屹若泰衡之作南鎮是宜傾四境之歡心受一人之譽命也以斯

爲壽王庶幾可之於是謁者以聞命大夫以下皆入
家大夫述

先大父蚤不宜子中歲家大夫始生甚珍之不使干
仕稍長從大父受書以鹽筴豪吳越間家大夫不喜
操利權遂罷賈少有膂力習兵會 詔開武學籍名
諸生大母吳諱言兵尋又罷去家大夫生而頎美脩
然若神仙中人於是喜言神仙日延方士求不死之
藥卒無驗其後遇碣石真人盡得其術赤銅可化爲
金一夕土釜作雷鳴亡其藥家大夫則以居廛而求
大藥故不成又大父母春秋高終不得入山卒業會

大父母多病家大夫日侍湯藥遂罷其業業醫業既成鄉里窮乏者多所全活既而曰吾非鬻技直欲以技活人設有不精徒令一人不得其死即活千萬無爲也自大母即世不復言醫其材能高旁綜百氏無不淹貫往不肖官武庫數從諸郎攻古文詞家大夫雅以爲言孺子幸居闕下服事司馬舍中上之稽考先朝故實若名公奏議可以爲後事之師下之習司馬法察將士能否邊圉堅瑕可以當一面之寄不此之務而工無益異日幸而在事無寧賦詩退虜邪家大夫家食幾二十年絕跡不入城市生平英氣

勃勃匪耻不受於人及不肖人官顧獨折節退讓里
中無諍語辛酉不肖上郡最始封父爲中憲大夫襄
陽府知府毋胡爲恭人又明年家大夫杖矣毋以相
德顯齒與之偕其於家大夫則孟光於不肖則文伯
毋也

釋疑

空華問毗師曼室夫子非儒者深詆佛氏宜若不可
與同群夫子折節而崇事之聚其徒貞其教聞者疑
矣曼室曰唯唯吾故貌儒也惡知儒乃今事佛則貌
佛也惡知佛夫三教一道也自一而三則同者未嘗

不異自三而一則異者未嘗不同易有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道也儒者得之爲中和佛氏得之爲正覺老子得之爲玄同其歸同矣三者同歸而殊塗將不免黨同而伐異乃今儒者在事故其說長儒者之病二氏也猶食之病飲也裘之病葛也食者不能廢飲裘者不能廢葛然則儒者惡可以此廢彼哉空華曰不然佛氏棄人倫離妻子藉令率天下而從佛不百年而人類絕矣曼室曰唯唯儒者以五倫爲重佛氏亦以四恩爲尊觀其遺經父母妻子具在藉令一切棄人倫離妻子彼

先自絕西域闖其無人何論震且此之爲務其惟至
人乎彼將以慧日破迷彼將以智刃割愛彼將以慧
蛇視四大彼將以脫屣視六親及其羣緣畢空諸漏
咸盡登彼哢矣由是而度衆生歷萬劫故曰能仁使
徒拘攣於旦暮牽制于帷裳祇胥溺耳且也佛以出
世間法主盟西方于時王公貴人宰官居士善男子
善女人莫不承聽若佛所說皆最上乘能者從之耳
吾儒六經莫非天子公卿大夫之事不越乎脩齊治
平以爲言如以其辭必皆天子必皆公卿大夫必皆
修齊治平則三農不興百工不備而民用幾乎廢矣

彼云事佛而皆棄人倫亦猶宗儒而皆廢民用事之必無者也空華曰固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彼不姓而名不耕而食則無君矣曼室曰唯唯因生賜姓三代則然不姓而名上古是已上尊其君下利其子弟不耕而食君子是已豈謂無君空華曰吾道自羲農以來萬世無弊迨漢中葉佛教始倡其人則異產也其言則異言也人主近之鮮不及禍是以君子不道也曼室曰唯唯夷考終古堯舜中天而興等而上之既往者罕矣當其時百物未名書契未立無爲胥化上下睢眴此老氏所謂自然佛氏所謂淨

土無事儒也帝王迭興賢聖用事仲尼刪述垂教蔚
爲儒宗儒始名矣西極化人賓穆天子孔孟生乎其
後率無貶辭至若漢明帝唐太宗卓然一代令主尊
經闡教終不以其故害成後世佛骨召災臺城致寇
儒者率以此爲口實辭而闢之要以武帝憲宗非其
人也圍人求馬於唐肆不亦左乎噲禪子之莽脩周
禮本之無有率致滅亡假令以是而歸咎於儒誰之
咎也夫異產異言在中國且不免越人被髮而之宋
則宋人非之宋人章甫而適越則越人亦非之何者
非其俗也經從梵語譯而成章味乎其言旨若甘露

謠俗蓋不得而限之矣故昌黎抗疏卒善大顛徽國
力排異端卒爲達磨推轂始而駭旣而疑終則渙然
釋矣空華曰固也諸夏禮義之國其教則堯舜文王
周公仲尼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其經則易詩書禮
樂春秋奚不可也惡用彼曼室曰唯唯厭紈綺者慕
布衣飫肥甘者求藿食蓋習聞則玩玩則忘希觀則
趨趨則易入乃今遭凡夫於道語之以堯舜仲尼小
知者則以爲古人不者莫之知矣語之以詩書禮樂
小知者則以爲古語不者亦莫之知矣語之以佛號
如響應聲雖非其徒不生我慢故宮墻數仞望望然

過之比至叢林輒稽首致敬此習聞希覲之徵也當
世家詩書戶禮樂斐然同風顧弟靡波流日馳聲利
聲利所在羣起而爭口誦則堯躬行則蹠于是夫人
皆以先聖爲絕德遺經爲陳言儒術爲弁髦爲芻狗
玩斯至矣佛氏上觀無始下盡無明彼以諸天不能
不隳大地不能不墮色身爲幻世界爲塵其視聲利
去來曾何加損聲利斥則機事泯機事泯則惡業捐
猥云凡夫片言可以悟道佛性存焉爾况由此而脩
六度入三摩自信心始故韋布周身無用狐白屬屨
藜藿無用八珍何以故適用故也空華曰六度必先

持戒豈不彰彰諸沙門方嗜酒肉務貪婪視凡夫滋甚持戒謂何耳曼室曰唯唯諸儒則仲尼之徒也固多材賢乃今出入倍于人倫不無人矣此不善學者之罪豈仲尼之罪哉諸沙門亦莫不然幸毋求多干佛空華曰佛性人人具足歸而求之有餘師夫子顧爲之聚其徒與其教失當務矣曼室曰唯唯上之維風有位者之事也宜莫善于儒下之化俗有道者之事也宜莫近于佛僕甘心草莽之下苟可化俗敢不畢力而從之吾郡山水隩區近代人文始著自聖僧而下千載寥寥諸沙門日事瑜伽終世不聞真諦邇

來二三佛子崛起故鄉猶復使之棲息瑜伽是婺與
倡伍耳雖有貞白人猶以倡目攝之故薰蕕不同藏
雅鄭不合奏皆是物也儒者明經應詔降才豈殊吳
越名州拔十得五偏方下邑歷數十百年而無所知
名其觀感者異矣故工必居肆射必比耦駕必從良
務在相觀爲善耳乃今爲之擇地開林則居肆之工
也爲之安禪聚講則比耦之射也爲之延善知識爲
之發大辨才則從良之駕也必如是而後可以收專
壹之効立不二之門由是而能自得師能自見性然
後分麾而出卓錫而居山水輿區悉成佛土此第一

希有事也僕即駑下願爲前驅豈徒以倖福爲哉若
則與衆共成之耳空華再拜謝曰某幸盡聞斯言如
觀法藏諸有疑者昭若發矇敢不受役

養生契

家大夫學道東海之上遇至人僊僊乎歸大藥可計
日就也越十年而有難色禁勿談即其技單其神王
矣顧未艾而艾視夫人無異能焉母弟曰胡長公少
爲淮海大賈日飲而傾四坐爲酒人雄夜歸狹邪二
八更侍欲至奢也行年六十而始艾猶然甘酒而嬖
御人夫養生莫善於家大人莫不善於舅氏兩人者

血氣等盛筋力等強斑白淹速有差何相詭也黃庭
君曰襄陽公多智人也故多思多智多惑多思多勞
時而忽忽時而營營朝握髮而夕稿矣長公負盛氣
倜儻不羈遊困而無以爲家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
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或構叔氏因而窘辱長公
人將不堪長公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
與公等飲耳其善自寬若此夫心勞則形易敝逸則
全此其較也襄陽公有弟同齒而黔首長公有少弟
白首先之勞逸之徵何論血氣曼室曰固也余小子
侘然者也孩若犢童若駒結髮而受事若繫匏瓜事

畢若芻狗歸而周游若麋鹿之適豐草居若斥鴳所
思不越乎榆枋絕智屏思庶幾乎渾沌氏之術乃今
父母兄弟具在四十而見二毛敝無日矣何故哉黃
庭君曰噫吾子過矣爾將以爲絕智顧未能忘是非
爾將以爲屏思顧未能忘古昔惑且勞滋甚謂養生
何軒轅氏有言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長生爾
默默爾冥冥爾毋以堅白鳴其天全矣曼室曰固也
舅氏不務重積左儀狄右麗姬勞之搖之何不用也
顧行年六十而始艾宜無當于軒轅氏之言黃庭君
曰不然請借佛爲喻佛子以身事佛唯飲食男女爲

兢兢所謂持戒也戒則定定則忘未至於忘猶知飲食男女在也忘則無醜毒無醜毒無醜毒無甲兵無衽席諸漏盡矣是故具信心者戒具深心者定具解脫者忘忘無心也諸佛無漏往往順事而逆施之不知所戒尚安事持不知所持尚安事定非解脫寧詎能乎善乎管夷吾之論養生肆之而已朝穆妄自輕而困子產鄧析直以爲聖人則長公之徒也何謂形何謂精曼室退而自失曰異哉舅氏沿波流登彼岍矣舅氏聞之喜舉卮酒進嬖人脩樂事如故

論相

詹仲子造無相氏善相人者洪生在焉仲子始勝冠
問洪生相洪生曰郎君必貴第徐徐仲子曰亦後五
年而貴邪曰未也十年邪曰未也仲子不悅奮袂而
去及仲子年四十始上太常乃竒洪生於是復問洪
生相洪生曰郎君形如鳳跼周覽而後翔故不利在
初當目乃利自今千仞往矣然直道從事即有言責
必爲箇無相氏曰三天子都山峭厲水清激烈士貞
女往往生之獨骨鯁之臣不少概見如使仲子得志
即三事九德曷加焉仲子勉矣仲子避席曰不肖未
始懸弧鳳乃見夢越昔而舉不肖家大人遂以命名

不肖辱家大人何敢言鳳顧不肖直慙無禮不取苟容即片言有利於國家無生歿以也無相氏曰幸甚卷阿鳴鳳良臣以之貴相得也後世負俗而抗直言亦曰鳴鳳直臣以之貴希有也夙夜皇皇務持國是以贊天子良臣事也夙夜皇皇務陳得失辨賢不肖以弼天子直臣事也此非通達國體詎能任哉當世寬於養士急於用人失養而能濟用者鮮矣士棄佔畢如棄弁髦始爲郎內列朝寺外治程書其涉世之日淺矣一旦而責之言事惡能豫謀即使之察失得之林論辨賢不肖之名實是未翼而飛者也善仕者

以言爲諱直以養交甚則擇可而言聞者不怒鳳毛而與鷄鶩同食將安用之上之朝就舍而夕上書幸得一逞苟可藉手不避逆鱗彼其汲汲狗名不可謂不烈矣顧逢干死諫其心固不在君使徒招君過以立名雖得死所猶有所憾非鳳德之純也次者則以主德無闕不敢出一辭顧獨盱盱睢睢務在搏擊無論燕雀即鴻鵠將不免焉是鳳采而鴉鳴鳴則不祥至矣蓋昭明之屬也 今天子求直言群臣折節受善他日仲子在事寧能與鷄鶩伍邪乃若矜氣窳言恫喝衆庶以明得意仲子不爲也要以純德顧豫養

何如仲子勉矣昔伊尹脩諸畝畝惟一介爲兢兢卒
之廢夏興商放君復辟而天下無異議何以故一德
故也今之言者躬行謂何在我若固有之於人終不
能舍即一鉤二卯具在丹書以此責人人弗受已仲
子其務脩德則一介爲之階迄于德成未言而人信
之矣夫形有聾瞽難以辨色審聲心亦宜然知未及
之而言諄也人弗信已仲子其務多識居巖穴而慮
國家攷舊章辨人物因革舉錯先明諸心時然後言
鮮不爲律離朱師曠百世之耳目在焉亦各以其材
耳楊子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盈則亢氣餒則卑

唯中則和發皆中節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况于人乎勿助勿忘則養氣者之所有事也力此三者純德乃明仲子勉矣仲子曰善即相者無當於不肖斯言固後事者之師敬聞教

閱世

論世者有言有虞氏不若泰氏循是遞降則三代不若有虞由漢而波其流愈下 明從其朔不啻積石龍門嘉靖以還則河洛也余始涉世業已薄君子而思野人其時郤鼎登齊竽進威福倒置何可勝原要以筮仕無瑕率能自保此一時也頃之國秉歸楚奄

以凶終即骨鯁不容而鷄雛不及又一時也當世明
良具在埽而更之黜陟幽明明若觀火庶幾乎世興
道道興世矣乃今吏計則我不敢知夫以三歲計羣
有司必稽于衆蓋朝而受計與衆共之自有郡國以
來未之或改上之殿最質諸所部下之直道徵諸斯
民內之受質而折其衷揆之衡石雖有貝錦其將安
施本之合併爲公公道著矣龍君御之理吾郡也自
庚及丙凡六年薦者自監大夫及部使者凡十有六
疏嘗一上計一質成載在司功則言言美矣無論境
內即五陵六郡以及三吳自鄉大夫孝廉文學以及

諸父老稽之興誦則言言美矣人言理之最宜莫如
新都新都之最宜莫如理即齒未及壯計畢固當首
尚書郎既得驛書主者以材力左理于時三老踣庶
人走哈相愕曰信邪非邪其將犴麟而鴟鳳邪斯世
也而有斯移也謂將來者何細民懼矣諸文學弟子
瞪相視也聚族而言曰驛書在信矣是鳳可髡麟可
刑也無寧鴟之妖鳴犴之猛噬固足多邪然則麟鳳
何災趾羽災也斯世也而有斯移也吾黨將安放邪
君子懼矣諸鄉大夫兢兢然眴眴然憤舉戚戚然相
告曰有是哉毛羽之屬各二百有六十不謂不多其

長鳳麟賢希有也今則希有爲崇何賢邪而今而後不幸而羽有鳳趾有麟無寧自翦之自滅之殆將免矣斯世也而有斯移也則疇昔之所不及者今且及之夫既及之何所不及藉第令其餘可賈何及邪善者懼矣太函氏盱衡而語曰嗟乎生人受命于天世亡論已司理起楚請言其方汨羅之後厥有長沙其一倍世其一逢世卒之異世而同放世無預焉莫非命也則亦莫非天也理能得之所部得之斯民得之司功一旦而失之在事言有失也必有以也夫既上下無怨中外無尤交相得矣彼其所以寧詎能屬耳

九天之上寓目九地之下乃始得其間乎且也朝瑜
暮瑕衆齊一楚是果無定論乎抑亦有異聞乎此固
兩所不能窺重黎所不能測也不佞竊聞之矣太上
命世其次殉世其下于世命世則周公孔子是已天
且不違况于世乎殉世則屈平賈生是已其作述至
今誦之世惡能喪道也惜其不廣並以憤亡道喪世
矣吾觀司理之被此名也以譴悚然意下粥粥然如
將不勝頃之則廓然其若夷由由然若自得夫是之
謂不世兩君子然乎哉乃若世俗之日趨吾未見其
止也是可閔矣作閔世

問俗

從子濛問俗泰茅氏曰太上化俗其次易俗其次從俗其次負俗其次絕俗其下徇俗太上三五之世其民徐徐于于如野鹿如標枝如嬰未孩如鶉如鷖蓋無爲而民化庸詎知其爲俗邪庸詎知其爲非俗邪三五以還同教異俗有鰥在下三年成都虞芮質成朝野咸讓相魯三月道無遺奸畏壘大穰因而尸祝此其易俗者也內聖外王之緒也乃若純冕獵較見衛小君寧承而制之無寧亢而爲害此其從俗者也玄聖素王之事也下此則弟靡波流吾爲砥柱是曰

負俗舉世皆醉吾其獨醒是曰絕俗律之已甚則負俗者爲猶賢彼無從頌而致身上中庸遠矣狗則滔滔皆是也何暇瑕疵濛敬進曰五方殊俗而同民故脩其教不易其俗乃今家自爲俗其孰能不波之數者將安從如何則可泰茅氏曰三五邈矣大舜文王孔子則皆我師老氏之徒亦吾所願學者也顧越鷄不可伏卵安能與魯同方浸假而思以易之我未之能易也俗方競聲利而鬪其捷吾將柴立其中俗方矜毀譽以求全吾將方內而圓外故負俗非激也不可其所不可不然其所不然激者不得不激從俗非

隨也可無害其爲可然無害其爲然隨者不得不隨
吾其處於二者之間右從俗而左負俗借曰可絕吾
其爲箕頰不爲首陽吾其爲延陵不爲汨水彼其狗
者非吾事也濛曲跽而請曰若濛者足不出父母之
國受業不及先師之門直將恣恣然狗流俗爲哉即
有曾無心非所甘矣藉令國俗非所預也其將如里
俗何泰茅氏曰老氏之寶二里之故俗庶幾乎近之
矣所不具足者其惟慈乎俗旣下衰失其故步夫儉
德之共也不侮不奪禮制所由生焉乃今儉則務多
取務多取則無饜蟻慕之蠅噪之蠶食之甚則豺虎

大正集 卷之八十三
攫之即簞食豆羹按劍相眄詰之以家人之六正不啻弁髦無問慈矣在昔保家之主不敢先人即橫逆加之莫不承順乃今務爲豪舉示不可磯雖有小言報之過當此非長守富之道也吾子以千金之子而服御穀于中人之家父命以貲入成均則曰吾斯之未能及儉矣善從俗矣顧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孳孳敦厚於人倫問之刀布謝不敢知以聽嚴君之命以此而視無饜不可同日語矣非負俗能如是乎塊然一室緇古史誦古詩遇人退然若不勝衣能下人矣脫唾之面必其自乾斯其與古爲徒善負俗者也世

之穰穰者焦神極能直爲耳目虜耳顧其真君避令
日陷于非僻而不自知使吾子警然爲富賢容高蜚
長鳴以侘觀聽惡乎不可周視州閭鄉黨何莫不然
乃吾子不有其私具曰有父兄在此父黨之所竊歎
子舍之所特聞者也吾未敢輕假以賢者殆將免焉
鄉人乎濛又曰舉世耳目爲政率以功利剝心固也
伯父不然獨行負俗自壯及耆無間矣乃今任天之
放率逃譽而不避人非無亦和光同塵德之玄也泰
茅氏曰至德玄同則吾豈敢要之耳目爲政則非譽
易移狼顧而狐疑莫爲適主惟真君在各以其時行

即寒暑屢遷不失其信此吾有志而未逮也濛避席曰其斯解帝之懸而後無可無不可伯父是已雖然里俗非矣惟伯父易之泰茅氏領之曰嘻吾老矣

首計紀事

是歲之首內史暨諸方伯監司若守令皆入朝天子受質而下天官程殿最既殿不職者如干衆削黜有差乃合京兆藩臬郡縣中外臣工無慮千萬計周咨慎擇舉卓異者二十二人籍之天官以待推轂海陽令丁應泰首舉籍中蓋官不必序惟其人具曰治行第一境內欣欣相告吾令居然擅場司馬氏故嘗

載筆名山勒令功德觀茲異數宜不一書今雅從余
遊避席請益疇昔上計余有贈言今茲之行余有計
對三異有記荒政有碑纏纏乎更僕悉數之矣是舉
也由漢而下未之前聞即余非良史材猶得以稗史
紀之矣夫自京兆以及列邑則令爲難自三輔以及
萬方則甸服難矣由由無法察察無徒用武以張用
文以弛得民則上側目獲上則民生心右間右則左
携主間左則右貳猶之齒角有羸縮尺寸有短長兩
利而兼得之難之難者也當官三事夫人能知之夫
人能服之令亡難已其見計也蚤猶熟慮而從人其

明也析秋毫猶專視以胥化其遇風波之民非武不
輯乂之則良民無懼壹以文德綏之有善不居歸于
所部令出而民不悅無然詭隨肺石不寃樂與休息
抑或爰書出入三尺倒持彼辟此衷不憚專達不茹
不吐恤貧安富而羸詘依焉脩此六者故全也令以
其材嚮用何有要之有才用才則自用而浸小以政
從政則官備而神行故洵沫不若相忘司徹不若司
契成心割矣用而不勤率是而獲有虞氏之庭則亮
天工者之能事也單父武城或未之逮卓魯然乎哉
既而令受 璽書乃趣還縣巡行邑里發粟設糜重

以時疫大行徧療疾苦掩暴露于時溝壑皆有起色
境內益親聞之道周徵車日暮且至聚族而趨公府
豫留令行海陽有天願借一如河內余惟歲周五稔
則天授海陽無已將裂土而封乎殆於不可且也地
維不以灌溉而私滄海天道不以肖翹而私化工然
則今惡乎留留之以魁父之石耳

辟言

秦茅氏曰直言有三重而鷹擊不與焉此非平康正
直之倫殆難爲力三者何也脩主德也杜姦萌也和
國鈞也正心誠意之說自昔厭聞舍是則無以格君

心之非徒翹其過耳此脩主德之難也人主深居大
內媿媿然與婦寺俱咫尺違顏有如萬里納牖則其
機格叩關則其勢睽猶之瘍集於喉藥石針灸所不
及急之則呼吸生變緩之則醞釀滋深此杜姦萌之
難也夫可否在執政是非在建言虛已而達觀可否
是非一道也執政或作威而守勝建言或作氣以求
多古人有言氣猶水也言浮物也過作則激激則爲
汜濫爲懷襄其傷必多行險而失其信矣故詭隨則
黨吊詭則衰衰則敗群黨則媚世此和國鈞之難也
如將引重必先圖難圖難則無擇言言重則國愈重

矣人臣委質國爲重而身爲輕顧吾之身天下國家
之身也身死而言用庶幾乎言重于身脫言不用而
身亡則身與世交喪矣言與骨俱朽矣溝瀆爲諒自
經之謂何彼以鴻毛而博泰山則關龍逢之屬也乃
若比干劉矣箕子不以其故貶仁九族鄂侯脯醢其
身西伯不以其故而損至德要之聖人無死地外其
身而身存輕之不失爲忠重之不失爲聖明疇演易
皆在明夷此聖者事也量而後入惡用尚口而爲名
高高則釣竒卑則取徑借曰如矢中命然乎哉且也
移孝則忠移忠則孝其心一也唯所用之善事父母

者務幾諫而志不違善事君者務諷諫而言不顯曾
參什杖孔門距之夫豈苛求失大體矣子非無赦之
罪胡爲乎歸親以不慈之名臣之納忠何以異是伯
奇自及申生待烹可謂曰恭不可謂孝雍門鳴轂先
軫歸元介推自燔鮑焦立稿可謂曰烈或非聖人之
徒浸假自扞於不辜而傳其主於不令則取節者之
爲也居今之世安所嚮方太上忘言其次求言其次
受言忘言亡論已求言則謗木諫鼓受言則止輦避
帷言責在躬卮言時出始投之以可受旣示之以可
求久則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蓋不言而化與之胥忘

故劉累忘龍梁鴛忘虎卒之神物馴而異類格是謂
兩忘求無所求受無所受矣與其以身徇國吾寧以
言徇身其有言也未始有言也其無言也未始無言
也發矟游刃因得養生吾其尸祝乎哉將代庖丁割
矣

四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亟稱無思
無爲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
知夫知以不慮爲良則思無益矣禪家六行其一思
惟似亦未嘗廢思也顧其上乘不可思議即一念起

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終矣吾
道一而已矣即佛氏亦以不二爲法門第折其衷如
之何其致一也

問三教之議幸執事負俗而平之俗儒詆二氏爲異
端直謂其利已而忘人有體而無用耳夫自羲農間
物歷數千萬年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大都無爲而治
虞周禮樂之教不數千年業已濫觴老氏將反古以
拯今非自爲說也佛氏諸相非相無我無人普濟衆
生同歸正覺紛紛聚訟頗涉不情竊以吾儒齊治均
平稱物平施老氏以茲今而例古昔則裘葛異時佛

氏以震旦而例西方則舟車異地故出門合轍容有不同乃若高明廣大精微二氏無讓獨中庸爲德惟儒者能之執事謂幾微之差在人自會此則不佞之所未喻者也請明以告我何如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王周公由此其選後之戒慎恐懼死然祖述憲章顧孔子蔬水忘憂顏子簞瓢不改即曾點春風沂水獨當聖心蓋其樂也濂洛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孔顏之樂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務自得而求真樂夫懼與樂皆情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

得則懼得則樂亦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王周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乃今專事戒慎恐懼懼涉矜持語樂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也願聞其方

問夫子賢於堯舜釋之者則以爲聖不異而異于事功竊計門人稱誦於當時非事功以也堯舜執中夫子時中執之與時猶守之與化也堯舜性之也非守之也固不敢以文害辭要之夫子之所以爲時中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已堯舜之德大哉至矣借曰絕四未之前聞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顏

氏得之而爲約禮曾氏得之而爲格物並得其宗夫約而復之守之謂也猶難語時物格則皆中節矣乎當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明孔子爲聖之時原其始必歸重於智皆是物也顧夫子之時中不涉將迎不立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已即物格知至而止至善果即得時中乎其未耶

西歸引

華以齊州爲中國梵以天竺爲上方顧老氏出函谷而師釋迦達摩度流沙而祖震旦智涵差別道本圓融無三摩無五濁無先後無中邊原始要中通一無

二孰爲法界孰爲虛空西來比丘具佛子相繡頭環
耳深目稜眉不衿不襦不冠不履其名曰諾曷縣紇
哩其國曰迦毘羅其居曰韋馱菴其師曰庚迦哈哩
是行也隨喜東方國土縱觀大地山河爰及九年始
通三蜀因而遨遊諸夏瞻仰兩都諸佛地則瓦屋霧
中普陀五臺峨眉伏牛九華諸名山則雲華雲臺岱
岳衡岳廬岳玄岳白岳頃謁肇林精舍會逢大士生
辰言語僅通機緣偶合叩之則再稽法臘將反化城
曩忽亡繻茲求授節庶資利涉且證多聞粵自經傳
四十二章藏積五千餘卷梵諦悉流東土華言未入

西方自分凡夫疇敢先發竊惟經猶法筏藏亦言詮
非聖非凡不增不减道外無法法外無言比丘實往
虛歸宜無不可遊方之外何用關譏學人願力雖微
護持爲急爲之闡西來意歸而質之本師

汪世墓戶從約

吾宗自思立公遷歛歛以別祖祖之自是以來丘墓
具在乃今履畝經稅立戶同歸蓋歷七朝更十世堂
斧可跡圖籍可徵郡中諸世家無兩矣上之則肇跡
龍驤塵有封樹沮于不專下之則居方類族各有司
存闕於不壹故未遑也吾郡皇皇義舉不憚徵茲從

之我王祖扶義而興保世表俗于是乎在於時十有六族無慮萬夫即損魁父之丘何有東海凡我近屬永肩一心歛財必以已先人經費必量入爲出諸所出入受籍特書質諸宗廟之靈庶幾無愧由是序昭穆而爲譜肅丞嘗而爲祠率用此耳

方于魯墨表

太函氏曰方于魯逝以墨質成品有五其始爲瑤草以工特聞于魯則曰吾求之法象而始得也寧詎衆雌而無雄旣而爲大國香庶幾乎國工矣則又曰吾求之色澤而始得也守吾宗而未始出吾宗於是爲

大紫重玄美矣善矣盡矣則又曰吾業已得其精神
玄之玄矣吾將求之材美工巧之外吾將游水德之
初吾其爲非煙吾其爲寥天一吾技單矣夫工非儒
者事也不儒不工儒而不工儒無當也儒術爲政人
官爲能純粹精良故無遺憾于魯以此世其業卒以
名家其子嘉樹殖之林林乎滋茂矣象有五一日規
二曰萬三曰珽四曰圭五曰雜佩圓爲規方爲萬正
直爲珽脩者銳者荼者葵者爲圭凡諸取數不齊皆
爲雜珮義有六一曰國寶二曰國華三曰博古四曰
博物五曰太莫六曰太玄昔人饗芹曝而獻之君不

忘君也 聖主日御東觀親子墨客卿草莽之臣何
繇特造唯是休徵瑞應竊以暮至治而泳太平國寶
尚矣論思獻納決筭摛辭經緯章相潤色帝業故次
國華古人與稽後世爲楷多文爲富物亦宜然故博
古次之博物又次之九流百家道術裂矣二氏游方
之外業擅緇玄要以無相無名斯其參兩縮則太莫
玄則太玄即不相謀何可廢也或曰法寶或曰鴻寶
其在斯乎表者以六義衡之五象縮之類族區分可
儂指矣

太函集卷之八十五